毛詩正義卷第十三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定

豳譜變風　七月

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　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爲后稷之曾孫也生民云即有邰家室本紀云舜封后稷于邰公劉因封不改故知公劉自邰而出也公劉之篇說公劉爲狄追逐而徙居經云度其夕陽豳居允荒本紀稱公劉在戎狄閒知豳是戎狄之地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栒邑縣有豳鄉詩公劉所邑是漢時屬扶風栒邑也言自邰而出者杜預云邰在新平漆縣東北邰今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邰近而豳遠從內出外故言出　公劉以夏后大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脩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　正義曰國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illegible]失

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閒韋昭云豳西近戎北近狄周本紀亦云不窋奔戎狄之閒此云公劉竄於此地者案此公劉之篇說公劉遷豳事皆詳悉自邰徙豳必從公劉始矣蓋不窋之時已竄豳地尚往來邰國至公劉而盡以邰民遷之也本紀云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是也定國於豳自公劉始也韋昭注國語以為不窋當大康之時公劉乃不窋之孫不應亦當大康之世而此云公劉以大康時失官守者周語止云夏之衰也不言始衰之主書序云大康失邦則夏后之衰自大康為始故繫大康言之其實公劉適豳不當大康之世鄭據外傳之文取不窋之事以為說耳本紀云公劉雖在戎狄閒復脩后稷之業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周道之興自此始也又公劉之篇具述公劉居豳安民之事是民歸之而成國也

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　正義曰禹貢雍州云荆岐既旅原隰底績是岐山原隰屬雍州也大王始入居岐之陽明豳在岐山之北公劉之篇說公劉居豳度其原隰以治田是豳居原隰之野

至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

歸之　正義曰詩緜傳及書傳略說皆有其事　公劉之出大王之
入雖有其異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　正義
曰本紀云公劉復脩后稷之業古公復脩后稷公劉之業是皆能
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也旱麓序云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
業而鄭獨言公劉大王者以周公之作七月主意於此二人故特言
之　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　正義曰金縢云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
告二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是
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也金縢直云居東不言東都周
公避居固當不出畿內自然在東都於時實未為都而云都據
後營洛而言之耳周公在東實出入三年言二年順金縢之成文
思公劉大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己志　正義
曰此釋作七月之意也以公劉遭夏人之亂大王有戎狄之難或出
或入其居豳之時教民以農為務使衣食充足憂念民事
有至苦之功出其積德勤民子孫卒成王業周公既出居東都

恐王業毀壞亦憂念民事庶成周道其意與公劉大王之志同不得
自言己身憂國之心矣無以發明己志故作七月之詩仰陳公劉大王
以比己身序己志知周公之作七月其意必如此者以序云周公遭變
故陳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言遭變是遭流言乃作也襄
二十九年左傳季札見歌豳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明在
東都作之也七月之詩非刺成王非美成王無故說先公之風化陳王
業之艱難則是思念先公用以比序己志也本詩周公所作大師題
之曰豳明其然矣而先公在豳凡經十世知唯念公劉大王者以公
劉初居豳之主大王終去豳之君俱是先公之後皆有事難之故周
公身遭事難追念處豳先君明是念其後者故知周公所念念此
二人若然大王既遭事難能守后稷之教乃在居岐之後周公思
居豳之事知其亦念大王者緜篇說大王之德云民之初生自土沮
漆言居豳之時得民之意民戀其德故與俱遷明知思念豳事其
意亦及大王也鄭於上句言周公居東二年此句說其作詩之意
欲明七月之作在此二年之中因尚書有二年之文故言之耳非謂

居東二年始作七月也何則序云周公遭變即作不應坐度二年方始爲詩七月之作當是初出之年也 後成王迎之反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大王之所爲大師大述其志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爲豳國變風焉 正義曰金縢云惟朕小子其新迎是成王迎而反之代成王治國政而致太平其出居東都也其入攝王政也常守專一之德不有回邪純似公劉大王之所爲也周公作詩之時有自比二人之意及其終得攝王政其事又純似之此詩用於樂官當立題目大師於是大述周公之志以此七月之詩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不合在周之風雅而以爲豳國之變風焉此乃遠論豳公爲諸侯之政周公陳之欲以比序已志不美王業之本不得入周召之正風也又非刺美成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雅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進退旣無所繫因其上陳豳公故爲豳之變風若所陳本非豳事無由得繫於豳周公事若不似於理亦不可繫此詩追述豳公事又相似故繫之爲宜也春官籥章云吹籥以歌豳詩則周制之前已繫豳矣謂之變者以其變風變雅

各述時之善惡七月陳豳公之政東山以下主述周公之德正是變詩
美者故亦謂之變風公劉亦陳豳事不繫豳者召康公陳公劉以戒
成王猶召穆公陳文王以傷大壞主者意為雅不得列為風也鴟鴞
以下不陳豳事亦繫豳者以七月是周公之事既為豳風鴟鴞以
下亦是周公之事尊周公使專一國故并為豳風故鄭志張逸問豳
七月專詠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風何荅曰以周公專為一國上冠
先公之業亦為優矣所以在風下次於雅前在於雅分周公不得
專之逸言詠周公之德也據鴟鴞以下發問也鄭言上冠先公之業
謂以七月冠諸篇也以先公之業冠周公之詩故周公之德繫先
公之業是於周公為優矣次之風後雅前者言周公德高於諸
侯事同於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國為倫次之小雅之前言其
近堪為雅使周公專有此善也此豳詩七篇七月鴟鴞是出居時
作其餘多在入攝之後鄭以為周公避居之初是武王崩後三年
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成王年十四也迎周公反而居
攝成王年十五也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一也故金縢注云文王十五生

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八十三矣於文王受命爲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攝四年作康誥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伐紂至此十六年也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洛誥時年二十一也即政時年二十二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也是鄭辨武王崩及周公出入之事知然者案大戴禮文王世子篇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則武王之年少於文王十四歲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武王既少文王十四歲文王九十七而崩則知武王於時年八十三也書傳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是文王崩時受命七年尚書序云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作泰誓案經泰誓上篇說武王觀兵時事是受命十一年泰誓下篇云還歸二年而後伐紂是伐紂之時受命十三年也文王崩至十三年始伐紂是崩後六年也金縢云武王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是伐紂後二年有疾從文王之崩至武王有疾積八年矣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至此則九十一也武王九十三而崩故知瘳後二年崩也知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者禮君薨百官總

己而聽政於冢宰三年定四年左傳云周公爲大宰以右王室周公
旣爲大宰武王初崩揔攝王政自是常事管蔡不應流言成王
不應致疑明是三年喪畢周公不授王政故流言耳案周書武王
以十二月崩則崩後一年十二月朞而練二年十二月祥而祭除崩後
三年管蔡乃流言也金縢云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周公乃
告二公曰我之不避無以告我先王是周公於流言之年避位而出
是武王崩後三年也金縢又云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注云罪人
周公之屬與知攝者周公出皆奔二年盡爲成王所得言三年者
幷數出年是崩後四年也又曰於後公乃爲詩注云於二年
後也上旣言二年又別言於後明是二年之後也又曰秋
大熟未穫注云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也此秋文承於後之
下於後旣是二年之後明此秋是二年之後謂居東二年武王崩後
五年也金縢云秋大熟未穫之下即云惟朕小子其新迎是周公
即以其年反也周公將攝出避流言令成王自新迎之明其反
即居攝武王崩後五年即是攝政之元年書傳稱周公攝政四年

建侯衛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成王言建侯衛是封衛侯康誥論封衛之事是四年作康誥也召誥論營洛邑成周之事是五年作召誥也洛誥論致政成王之事是七年作洛誥也鄭言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作洛誥時二十一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所以知者書傳略說云天子大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注云子孟迎也案康誥經云王若曰孟侯則封康叔之時成王年十八書傳言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據孟侯之文知攝政四年成王年十八又攝政七年成王年二十一也逆而推之則知成王於攝政元年年十五周公出年年十三武王崩年年十歲計文王崩後十年武王始崩自然文王崩之明年生成王也由此而驗之故知成王年十三之時周公初出居東二年十四之時罪人斯得年十五之時反而居攝也此譜言居東二年思公劉大王以比序己志則七月之作在出居二年之中不知其作之在何年當在鴟鴞之前鴟鴞之作則在居東三年金縢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既言二年別言於後

既與罪人斯得別年則上文居東二年并初出之年爲二年作詩
之時爲三年是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十五之時作鴟鴞也伐柯序云
刺朝廷之不知言刺朝廷則是刺君羣臣不刺成王宜在雷雨大風
之後啓金縢之前知者若在雷風之前則王與君羣臣悉皆未悟不
得獨刺羣臣若啓金縢之後則君羣臣亦悟無所復刺故伐柯箋
云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故迎周公而朝廷君羣臣猶惑於管蔡
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成王迎之是以刺之是鄭以伐柯爲
既得雷雨之後啓金縢之前作也九罭序與伐柯序同刺朝廷
之不知首章言王欲迎周公二章以下說迎之事當是周公既
反而作也書傳稱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多
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注云奄國在淮夷之傍周公居攝之時
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而來歸然則周公之歸在攝政
三年東山勞歸士之時經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明周公以秋反而
居攝其年即東征三年而後歸既歸乃大夫美之作東山也若然
周公以秋反而即東征必是秋冬遣兵而東山經云倉庚于飛

熠燿其羽箋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昬禮秋冬行而云新合昬者周公愍勞歸士言其新昬也非是六軍之士皆新昬設令發兵之前一二年爲昬猶是新昬不必以起兵之月始爲昬也破斧經稱東征則是征時之事其作必在東山之前未知定是何年狼跋序云美周公也美不失其聖經云公孫碩膚言周公遜遁去位避成功也案書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周公致政之後留爲大師是狼跋之作在致政之後也計此七篇之作七月在先鴟鴞次之今鴟鴞次於七月得其序矣伐柯九罭與鴟鴞同年東山之作在破斧之後當於鴟鴞之下次伐柯九罭破斧東山然後終以狼跋今皆顚倒不次者張融以爲簡札誤編或者次詩不以作之先後鄭所不說未可明言毛氏之意傳訓不明唯鴟鴞傳曰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二子謂管蔡以爲鴟鴞之詩爲管蔡而作然則毛解金縢之文其意皆異於鄭金縢云武王旣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公

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毛以鴟鴞爲管蔡而作則罪人斯得爲得管蔡周公居東爲東征也居東二年旣爲征伐則我之不辟當訓辟爲法謂以法誅之如是則毛氏之説周公無避居之事矣但不知毛意以周公攝政爲是喪中即攝爲在除喪之後此不明耳王肅之説祖述毛氏傳意或如肅言王肅金縢注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年伐紂明年有疾時年八十八矣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殺管叔三年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八十而後有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已十三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肅意所以然者以家語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又古文尚書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據此文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後劉歆班固賈逵皆亦同之肅雖不見古文以其先儒之言必有所出夲從先儒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

依大戴禮武王之年少文王十四歲故亦同鄭爲文王崩時武王年八十三也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故至十三年伐紂武王八十七也金縢云武王既克殷二年有疾者并數伐紂之年與疾年共爲二年故云伐紂明年有疾時武王八十八也禮記云武王九十三而終是爲伐紂後六年而崩也金縢云武王既喪卽云管蔡流言周公居東則是武王崩之後管蔡卽流言周公卽東征也又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言武王崩三監叛明武王崩後卽叛周公卽征可知故以爲武王崩之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也金縢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故知二年而克殷殺管叔也東山序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明堂位稱周公踐天子之位六年制禮作樂故知三年歸制禮作樂至六年而成也東征實三年金縢言二年者王肅於彼注云或曰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何也曰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知營洛邑作康誥召誥皆在七年者以召誥說營洛邑之事洛誥說致政成王治於新邑之事明

此二篇同是致政之年作也康誥經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亦言洛邑之事明與召誥同時故知三篇皆七年作也肅又云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致政時年二十所以知者以周公居攝七年而致政明是二十成人故致之耳致政之時成王年二十逆而推之則攝政元年年十四武王崩年年十三文王先武王十年而崩是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也由此而驗之則武王崩之明年成王年十四其年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周公東征之作七月也所以作七月者王肅之意以爲周公以公劉大王能憂念民事成此王業今管蔡流言將絶王室故陳豳公之德言己攝政之意必是攝政元年作此七月左傳季札見歌豳曰其周公之東乎則至東居乃作也居東二年既得管蔡乃作鴟鴞三年而歸大夫美之而作東山也大夫既美周公來歸喜見天下平定又追惡四國之破毁禮義追刺成王之不迎周公而作破斧伐柯九罭也伐柯序云刺朝廷之不知王肅云朝廷斥成王也肅又云或曰東山既歸之詩而朝廷不知猶在下何曰同時之作

肅又云或曰東山既歸之詩而朝廷不知猶在下何曰同時之作

破斧惡四國而其辭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猶追而刺之所以極美周公是肅意以破斧伐柯九罭作在東山之後故編東山於前也狼跋美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成王不知進退有難而不失其聖當是三年歸後天下太平然後美其不失其聖耳最在後作故以爲終此則王肅義耳未知傳意必然以否其讖緯史傳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及言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及太子十八稱孟侯此等皆肅所不信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至艱難　正義曰作七月詩者陳先公之風化是王家之基業也毛以爲周公遭管蔡流言之變舉兵而東伐之憂此王業之將壞故陳后稷及居豳地之先公其風化之所由緣致此王業之艱難之事先公遭難乃能勤行風化已今遭難亦欲勤修德教所以陳此先公之事將以比序已志經八章皆陳先公風化之事此詩主意於豳之事則所陳者處豳地之先公公劉大王之等耳不陳后稷之教今輒言后稷者以先公脩行后稷之教故以后稷冠之艱亦難也但古人之語字重耳無逸不知稼穡之艱難與此同也鄭以爲周公遭

流言之變避居東都非征伐耳其文義則同　箋周公至東都
正義曰變者改常之名周公欲攝管蔡毀之是於攝事變改也
金縢云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
二公曰我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即云居東二年是其避流言居
東都也流謂水流造作虛語使人傳之如水之流然故謂之流言
彼注云管國名叔字封於管羣弟蔡叔霍叔武王崩周公免喪
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
於京師孺子成王也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讓爲德我
反有欲位之謗無以告我先王言愧無辭也居東者出處東國
待罪以須王之察己是說避居之意也周公避居東都史傳更
無其事古者避辟扶亦反辟僻辟皆同作辟字而借聲爲義鄭讀辟
爲避故爲此說案鴟鴞之傳言寧亡二子則毛無避居之義故
毛讀辟爲辟扶亦反　此八章皆是周公陳先公在豳敎民周備使
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奉上敎知其早晚各自勸勉以勤事業
故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及嗟我婦子曰爲改歲此述民人之志非

序先公號令之辭首章陳人以衣食為急餘章廣而成之計民之所用食急於衣宜先陳耕田之事但耕種收斂終年始畢每事及時然後能穫則御一年之飢非時日之用衣則不然唯是寒月所須又當及時營作故蠶月條桑八月載績若此月不作則寒時無衣事之濟否在此一月偏急於衣故首章上六句先陳人以衣褐為急三之日以下五句陳人以穀食為急故陳人耕饁之事人之為衣絲帛為先故二章言女功之始養蠶之事一章之中而再言春日者此章先言執筐養蠶因論女心傷悲感物但傷悲在蠶生之初陳之於求桑之下顛倒不順故更本春日采蘩記悲傷之節所以再言春日也衣之所用非絲即麻春既養蠶秋當緝績絲帛染為玄黃乃堪衣用故三章又陳女功自始至成也三章既言絲麻衣服女功之正故四章陳女功之助取皮為裘以助布帛冬月衣裳雖具又當入室避寒故五章言將寒有漸閉塞宮室女功衣服之事既終矣乃說男女飲食之事黍稷麻麥男功之正故六章先陳男功之助七章言男功之正首章已言耕田之事

故此章唯說收斂之事所以成首章也衣食已具卒章乃言備
暑藏冰飲酒相樂皆是先公憂民之風教周公陳之以比序己志
言己之憂民憂國心亦然也民之大命在温與飽八章所陳皆
論衣服飲食首章爲其總要餘章廣而成之首章上六句言寒
當須衣故二章三章說養蠶緝績衣服之事以充之首章下五
句言耕稼飲食之始故七章說治場納穀稼穡終事以充之論衣
則舉須衣之時論食不言須食之時者衣必寒時所須故可舉寒
爲戒食則無一日而不須不可言須食之時諸言衣裳避寒之
事則引物記候言飲食耕田之事則不記時候皆此意也卒章
說饗飲之禮獨言九月肅霜者饗飲之禮必農隙乃爲故言肅
霜滌場以見農功之畢若其餘飲食則不得記時故六章七章
無記時之事絲麻布帛衣服之常故蠶績爲女功之正皮裘則
其助四章箋云時寒宜助女功言取皮爲裘助女絲麻之功也黍
稷菽麥飲食之常故禾稼爲男功之正菜果則其助六章箋以
鬱薁下及葵棗助男功又云瓜瓠之畜助養農夫言取瓜瓠葵棗

豳下及葵棗助男功又云瓜瓠之畜助養農夫言取瓜瓠葵棗

助男稼穡之功也女功之助在四章男功之助在六章者二章三章是女功之正故四章爲女功之助七章是男功之正故六章爲男功之助欲令男女之功正助各自相近者也女功之正及秋而止其助在盛冬之月事在正後故在正後也男功之正冬初乃止男功之助在於夏秋事在正前故在正前也又養蠶時節易過恐其失時務勤言之故二章三章皆言養蠶之事耕稼者一年之事非時月之功民必趨時不假深戒首章已言其始七章略言其終不復說其芟穫芸耕之事故男功之正少女功之正多也絲麻之外唯有皮裘可衣者少黍稷以外果瓜之屬可食者多故男功之助多女功之助少也女功助在正後故五章女功畢男功正在助後故七章男功正下言男功畢男功正後猶有茅索之事女功正後不言有事孟子稱冬至之後女子相從夜績則冬亦有績麻但言不備耳先公之教急於衣食四章之末說田獵習戎卒章之初說藏冰禦暑非衣食之事而言之者廣述先公禮教具備也閑於政事然後饗燕卒章說飲酒之事得其次也毛

鄭注雖小有異大意則同　六月至至喜　毛以爲周公云先公敎
民周備民奉上命於七月之中有西流者是火之星也知是將寒
之漸至九月之中云可以相授以冬衣矣九月之中若不授冬衣
則一之日有觱發之寒風二之日有栗烈之寒氣此二日者大寒之
時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何以終其歲乎故至八月則當績也又
猶人從君之敎三之日於是始脩耒耜四之日悉皆舉足而耕俱時
我耕者之婦子奉饋食餉彼南畝之中耕作者田畯來至見其
勤於農事則歡喜也猶公亦憂念民事敎之若此周公言已憂
民亦與之同故陳之也　鄭唯田畯至喜言田畯來至農夫爲設
酒食爲異餘同　傳火大火至冬衣矣　正義曰春秋昭十七年
有星孛於大辰公羊傳曰大辰者何大火也哀十二年左傳曰火
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謂火下爲流故云流下
言六月昏見而中則流下也可以授冬衣者謂衣成而授之
箋大火至所在　正義曰昭三年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
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

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爲寒暑者之候事也知此兩月昏
旦火星中者月令季夏昏火星中六月既昏中以衡反之故十
二月旦而中也若然六月之昏火星始中而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
仲夏注云司馬之職治南岳之事得則夏氣和夏至之氣昏火
星中所以五月得火星中者吴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前
受東方之體盡以爲火星季夏中心也不知夏至中星名荅曰
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
火爲中故尚書云舉中以言焉又每三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
季夏中火猶謂指心火也如此言中則日永星火謂大火之次非
心星也堯典四時言中星者春夏交舉其次言星鳥星火秋冬
舉其宿言星虛星昴故注云星鳥鶉火之方星火大火之屬虛
玄武中虛宿也昴白虎中宿也以其東方南方皆三次鶉火大火
居其中西方北方俱七宿虛星昴星居其中每時揔舉一方故指
中宿與次而互言之耳其實仲夏之月大火之次亦未中也是鄭
以日永星火大火之次與此火之心星別 傳一之至寒氣 正義曰

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

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故傳辨之言一之日者乃是十外之餘謂數從一起而終於十更有餘月還以一二紀之也既解一二之意又復指斥其一之日周之正月謂建子之月也二之日者殷之正月謂建丑之月也下傳曰三之日夏之正月謂建寅之月也正朔三而改之既言三正事終更復從周爲說故言四之日周之四月即是夏之二月建卯之月也此篇說文自立一體從夏之十一月至夏之二月皆以數配日而言之從夏之四月至於十月皆以數配月而稱之唯夏之三月特異常例下云春日遲遲蠶月條桑皆是建辰之月而或日或月不以數配參差不同者蓋以日月相對日陽月陰陽則生物陰則成物建子之月純陰已過陽氣初動物以牙蘖將生故以日稱之建巳之月純陽用事陰氣已萌物有秀實成者故以月稱之夏之三月當陰陽之中處生成之際物生已極不可以同前不得言五之日物既未成不可以類後不得稱三月故日月並言而不以數配見其異於上下四章箋云物成自秀葽始明以物成故稱月也稱月者由其物成知稱日由其物生也若然一之日二之日言十

之餘則可矣而三之日四之日者乃是正月二月十數之初始不以
爲一二而謂之三四者作者理有不通辭無所寄若云一月二
月則羣物未成更言一之二之則與前無別以其俱是陽月物皆
未成故因乘上數謂之三四明其氣相類也春秋元命包曰周人
以十一月爲正殷人以十二月爲正夏人以十三月爲正建寅之月
乃是十月之初亦乘上以爲十三與此同也四月云冬日烈烈飄風
發發以發是風故知烈烈是氣故以觱發爲寒風栗烈爲寒氣
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亦寒故異其文　箋褐毛
至當績　正義曰毛布用毛爲布今夷狄作褐皆織毛爲之賤者
所服也卒終釋詁文言此二正之月大寒之時無衣無褐不可終歲
是故八月則當績衣事絲蠶爲重箋不云蠶月則當蠶而言
八月則當績者以此章先言流火則是已見火流於時蠶事已
過唯績可以當之且下章蠶事別言流火故不以蠶事屬此
傳三之至大夫　正義曰于訓爲於三之日於是始脩耒耜月令季
冬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孟春天子躬耕帝藉然則

脩治耒耜當以季冬之月亦足而耕當以孟春之月者今言爾
以正月脩耒耜二月始耕故云亟土晚寒鄭志荅張逸云晚温亦晚
寒是寒晚温亦晚故脩耒耜始耕皆校中國一月也易鼎卦注云無
事曰趾陳設曰足對文則爲小異散則趾足通名訓趾爲足耕以
足推故云無不舉足而耕無不者言其人人皆然也饁饋釋詁文
孫炎曰饁野之餉釋言云畯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郭璞曰
今之嗇夫是也然則此官選俊人主田謂之田畯典農之大夫謂之
農夫以王者尤重農事知其爵爲大夫也案鄭注周禮載師云
六遂餘地自三百里以外天子使大夫治之或於田農之時特命之
主其田農之事以周禮無田畯正職故直云田畯田大夫春官籥章
掌擊土鼓以樂田畯鄭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之官者但彼說
祈年之祭知其祭先教者傳不解至喜之義但毛無破字之理
不得以爲酒食當謂田畯來至見勤勞故喜樂耳　箋喜讀至
成之　正義曰箋以田畯至喜文承饁彼之下若是喜樂其事便
是喜其餉食非復悅其勤勞何當於饁彼之下而說田畯喜

是喜其餉食非復悅其勤勞何當於饁彼之下而說田畯喜
乎饁既是食明喜亦是食故知喜讀爲饎饎酒食釋訓文李巡
曰得酒食則喜歡也孫毓云小民耕農妻子相饁雖有冀鈌如
賓之敬大夫儼然銜命巡司何爲辱身就耕民公壢壟畝草間
共飲食乎鄭亦甚矣而改易經字殆非作者之本旨斯不然矣
飲食之事禮之所重大夫之勸迎周公籩豆有踐鄭人之愛國
君欲授之以飧何獨田畯之尊不可爲之設食也說其爲設酒
食言民愛其吏耳何必大夫皆仰田間食乎　七月至同歸
毛以爲七月之中有流下者火星也民知將寒之候九月之中則可
以授冬衣矣又本其趨時養蠶春日則以温矣又有鳴者是倉庚
之鳥也於此之時女人執持深筐循彼微細之徑道於是求柔穉
之桑以養新生之蠶因言養蠶之時又有傷悲之志更本之言
春日遅遅然而舒緩采蘩以生蠶者祁祁然而衆多於是之
時女子之心感蠶事之勞苦又感時物之變化皆傷悲思男有欲嫁
之志時豳公之子躬率其民共適田野此女人等始與此公子同時而
來歸於家　鄭唯下句異言始與豳公之子同有歸嫁之志餘同

傳倉庚至以桑　正義曰倉庚一名離黃即葛覃黃鳥是也懿者
深邃之言故知懿筐深筐行訓爲道也步道謂之徑微行爲牆下
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孟子文引之者自明牆下之意　傳遲遲至
時歸　正義曰遲遲者日長而暄之意故爲舒緩計春秋漏刻多
少正等而秋言淒淒春言遲遲者陰陽之氣感人不同張衡西
京賦云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然則人遇春暄則四體舒泰春
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遲緩故以遲遲言之及遇秋景四體褊
躁不見日行急促唯覺寒氣襲人故以淒淒言之淒淒是涼遲
遲非暄二者觀文似同本意實異也釋草云蘩皤蒿孫炎曰
白蒿也傳於采蘩云皤蒿也此云白蒿變文以曉人也今定本
云皤蒿也白蒿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傷悲感事苦感養蠶之
事苦既感事苦又感陽氣故傳明其二感之意春則女悲秋則士
悲感其萬物之化故所以悲也因有女悲遂解男悲言男女之志
同而傷悲之節異也釋詁云胎始也說者皆以爲生之始然則胎
殆義同故爲始也及與釋詁文諸侯之子稱公子言與公子同歸

則公子時亦適野故豳公之子身率其民也王肅云豳君既脩其政
又親使公子躬率其民同時歸也　箋春女至豳風　正義曰箋
又申傳傷悲之意女是陰也男是陽也秋冬爲陰春物得陽而
生女則有陰而無陽故春女感陽氣而思男春夏爲陽秋物得
陰而成男則有陽而無陰故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由其萬物
變化故所以思見之而悲也婦人謂嫁爲歸經於傷悲之下即
言與公子同歸是説女之思嫁不得爲公子率民故易傳以言悲
則始有與公子同有歸之志欲得嫁焉雖貴賤有異感氣則同故
與公子同歸嫁之意雖感陽氣使然亦是感蠶事之苦而
生此志申傳感二事之意也莊元年公羊傳説築王姬之館云
於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此章所言是
謂豳國之風詩也此言是豳風六章云是謂豳雅卒章云是
謂豳頌若春官籥章云仲春晝擊土鼓吹豳詩以迎暑仲秋
夜迎寒氣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
國祭蜡則吹豳頌以息老物以周禮用爲樂章詩中必有其

事此詩題曰豳風明此篇之中當具有風雅頌也別言豳雅豳
頌則豳詩者是豳風可知故籥章注云此風也而言詩詩揔
名也是有豳風也且七月爲國風之詩自然豳詩是風矣既知此
篇兼有雅頌則當以類辨之風者諸侯之政教凡繫水土之風氣
故謂之風此章女心傷悲乃是民之風俗故知是謂豳風也雅
者正也王者設教以正民作酒養老是人君之美政故知穫稻
爲酒是豳雅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成功之事男女之功俱畢無
復飢寒之憂置酒稱慶是功成之事故知朋酒斯饗萬壽無
疆是謂豳頌也籥章之注與此小殊彼注云豳詩謂七月也七月
言寒暑之事迎氣歌之歌其類言寒暑之事則首章流火
觱發之類是也又云豳雅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
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也則亦以首章爲豳雅也又云豳
頌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釀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
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兼以穫稻釀酒亦爲豳頌皆
與此異者彼又觀籥章之文而爲說也以其歌豳詩以迎寒

詩無豳之事是亦歌其類也雅以穫稻釀酒亦爲豳頌皆
與此異者彼又觀籥章之文而爲說也以其歌豳詩以迎寒

迎暑故取寒暑之事以當之吹豳雅以樂田畯故取耕田之事以當之
吹豳頌以息老物故取養老之事以當之就彼爲說故作兩解也諸
詩未有一篇之内備有風雅頌而此篇獨有三體者周召陳王化之
基未有雅頌成功故爲風也鹿鳴陳燕勞征伐之事文王陳祖考天
命之美雖是天子之政未得功成道洽故爲雅天下太平成功告神然
後謂之爲頌然則始爲風中爲雅成爲頌言其自始至成别故爲
三體周公陳豳公之教亦自始至成述其政教之始則爲豳風述其
政教之中則爲豳雅述其政教之成則爲豳頌故令一篇之内備
有風雅頌也言此豳公之教能使王業成功故也　七月至子裳
正義曰言七月流下者火星也民知將寒之候八月萑葦旣成豫畜
之以擬蠶用於養蠶之月條其桑而采之謂斬條於地就地采之
也猗束彼女桑而采之謂柔穉之桑不枝落者以繩猗束而采
之也言民受先公之教能勤蠶事也蠶事旣畢又須績麻七月
中有鳴者是鵙之鳥也是將寒之候八月之中民始績麻民又染繒
則染爲玄則染爲黄云我朱之色甚明好矣以此朱爲公子之裳

也績麻爲布民自衣之玄黄之色施於祭服朱則爲公子裳皆是
衣服之事雜互言之也　傳薍爲至爲曲　正義曰釋草云菼薍
樊光云菼初生葸息理反騂色海濱曰薍郭璞曰似葦而小又云葭
華舍人云葭一名華樊光引詩云彼茁者葭郭璞曰即今蘆也又
云葭蘆郭璞曰葦也然則此二草初生者爲菼長大爲薍成則
名爲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小大之異名故云薍
爲萑葭爲葦此對文耳散則通矣蒹葭云白露爲霜之時猶名葭
行葦云敦彼行葦夏時已名葦也月令季春說養蠶之事云具
曲植筐筥注云曲簿也植槌也簿用萑葦爲之下句言蠶事
則萑葦爲蠶之用故云豫畜萑葦可以爲曲也　箋將言至於
此　正義曰養蠶女功之始衣服女功之成上章止言蠶生之事故
箋云女功之始此章并說爲裳故云自始至成也　傳斨方至荑
桑　正義曰破斧傳云隋銎曰斧方銎曰斨然則斨即斧也唯銎
孔異耳故云斨方銎也此蓋相傳爲然無正文也劉熙釋名曰斨
戕也所伐皆戕毀也言遠枝遠者　謂長枝去人遠也　揚條揚者也

戕也所伐皆戕毀也言遠枝遠者 謂長枝去人遠也 揚條揚者世

謂長條揚起者皆手所不及故枝落之而采取其葉襄十四年左傳云辟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然掎角皆遮截束縛之名也故云角而束之曰掎女是人之弱者故知女桑柔桑言柔弱之桑其條雖長不假枝落故束縛而采也集注及定本皆云女桑荑桑取周易枯楊生荑之義荑是葉之新生者 傳鵙伯至繡裳 正義曰鵙伯勞釋鳥文李巡曰伯勞一名鵙樊光曰春秋云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鵙也以夏至來冬至去郭璞曰似鶷鶡而大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為仁養陰為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故以其音名云陳風云不績其麻績緝麻之名八月絲事畢而麻事起故始績也玄黑而有赤謂色有赤黑雜者考工記鍾氏說染法云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緅緅今禮記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凡玄色者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與染法玄入數禮無明文故鄭約之以為六入謂三入赤三入黑是黑而有赤也士冠禮云爵弁

服纁裳注云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䞓三入謂之纁朱則四
入矣以上染朱入數書傳無文故約之以爲四入也三則爲纁四入
乃成朱色深於纁故云朱深纁也陰陽相對則陰闇而陽明矣
朱色無陰陽之義故以陽爲明謂朱色光明也易下繫云黃
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注云乾爲天坤爲地天色玄地色
黃故玄以爲衣黃以爲裳象天在上地在下土記位於南方南方
故云用纁是祭服用玄衣纁裳之義染色多矣而特舉玄黃故
傳解其意由祭服尊故也　箋伯勞至者說　正義曰五月陰氣
動而伯勞鳴是將寒之候也月令仲夏鶪始鳴是中國正氣五月
則鳴今豳地晚寒鳥初鳴之候從其鄉土之氣焉故至七月鶪
始鳴也此篇箋傳三云晚寒上言于耜舉趾下云載纘武功唯校
中國一月此獨校兩月者豳處西北遠於諸華寒氣之來大率
晚耳未必皆與中國常校一月何則蠶月條桑八月其穫七月
食瓜八月剥棗九月肅霜十月滌場如此之類皆與中國同也既
云同於中國不得齊校一月自然有大晚者得校兩月也王肅云

蟬及鵙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肅之此
說理亦可通但不知經文實誤不耳豳地大率晚寒箋傳略舉
三事又以月令校之豳地之寒晚於中國者非徒此三事而已月
令仲春之月倉庚鳴此云蠶月始鳴月令季秋草木黃落此云
十月隕蘀月令季秋令民云寒氣揔至其皆入室此云曰為改歲
入此室處月令季秋天子嘗稻此云十月穫稻月令仲秋云天子
嘗麻此云九月叔苴月令季冬命取冰此云三之日納于凌陰皆
是晚寒所致箋傳不說者已舉三事其餘從可知也上云三之日
于耜言晚寒者猶寒氣晚至故耕田晚也七月鳴鵙言晚寒者
謂温氣晚則鵙鳴晚也上傳言晚寒則此箋當言晚温而亦言
晚寒者鄭荅張逸云晚寒亦晚温其意言寒來既晚晚故順上傳
舉晚寒以明晚温耳孫毓以為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
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豳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
也毓之此言似欲有理但案經上下言九月肅霜與中國氣同
穫稻乃晚於中國非是寒來早也明是寒來晚故温亦晚也凡

食瓜八月剝棗九月肅霜十月滌場如此之類皆與中國同也既
云同於中國不得齊校一月自然有大晚者得校兩月也王肅云

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天官染人文彼注云暴練練其素而暴之纁玄者可以染此色玄纁者天地之色以爲祭服石染當及盛暑熱潤始湛研之三月而後可用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玄則史傳闕矣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翟爲飾夏翟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以爲深淺之度是以放而取名引此者證經載玄載黃謂以夏日染之非八月染也實在夏而文承八月之下者以養蠶績麻是造衣之始故先言之染色作裳是爲衣之終故後言之計蠶績所得民亦自衣而特言公子裳厚重於其貴者故特說之以下于貉不言爲民之裘而狐貍云爲公子裘亦是厚於貴者與此同　四月至于公　正義曰四月秀者葽之草也五月鳴者蜩之蟲也八月其禾可穫刈也十月木葉皆隕落也此四物漸而成終落則將寒之候時既漸寒至大寒之月當取皮爲裘以助女功之日往捕貉取皮庶人自以爲裘又取狐與貍之皮爲公子之裘絲麻不足以禦寒故爲皮裘以助之既言捕貉取狐因說田獵之事至二之日之時君臣

以爲裘又取狐與貍之皮爲公子之裘絲麻不足以禦寒故爲
皮裘以助之既言捕貉取狐因說田獵之事至二之日之時君臣

及其民俱出田獵則繼續武事年常習之使不忘戰也我在軍
之士私取小豵獻大豜於公戰鬬不可以不習四時而習之兵事不
可以空設因獵蒐狩以閑之故因習兵而俱出田獵也美先公禮
教備矣　傳不榮至擇落　正義曰釋草云華榮也木謂之華
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李巡曰
分別異名以曉人則彼以英秀對文故以英爲不實秀爲不榮
出車云黍稷方華生民說黍稷云實發實秀是黍稷有華
亦稱秀也言其秀實知萋是草也釋蟲云蜩蜋蜩螗蜩舍人云皆
蟬方言曰楚謂蟬爲蜩宋衛謂之螗蜩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
蟬是蜩蟬一物方俗異名耳釋蟲又云蜺寒蜩郭璞曰寒螿也似
蟬而小青赤引月令云寒蟬鳴與此鳴蜩不同者夏小正云五月
螗蜩鳴七月寒蟬鳴是其異也八月其穫者唯有禾耳故知其穫
謂禾可穫也隕墜釋詁文　箋夏小正至萋始　正義曰夏小正
者大戴禮之篇名也萋之爲草書傳無文四月已秀物之鮮矣
故疑王萯正與萋爲一言萋其是乎爲疑之辭也月令孟夏王

瓜生注云今曰王萯生夏小正云王萯秀未聞孰是鄭以四月生
者自是王瓜今月令與夏小正皆作王萯而生秀字異必有誤者
故云未知孰是本草云萯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采蔭乾云
七月采之又非四月已秀是葽以否未能審之物之成孰莫先葽
草故云物成自秀葽始微見言月之意由有物成故也　傳于
貉至始裘　正義曰于訓往也于貉言往不言取狐貍言取不言
往皆是往捕之而取其皮故傳言于貉謂取狐貍皮幷明取之意
也狐貉之厚以居論語文言其毛厚服之居於家也孟冬天子始
裘月令文言自此以後臣民亦服裘也引二文者證取皮爲裘
之義孟冬已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爲來年用之天官掌皮秋斂
皮冬斂革春獻之注云皮革踰歲乾久乃可用獻之以入司裘是
其事也孟冬始裘而司裘仲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者豫獻
之以待王時服用須賜故也　箋于貉至女功　正義曰以經狐貍
以下爲公子裘耳明于貉是民自用爲裘也禮無貉裘之文唯
孔子服狐貉裘以居明貉裘賤故也定九年左傳稱齊大夫東郭

書衣貍製服虔云貍製裘貍裘也禮言狐裘多矣知狐貍以供尊
者言此時寒宜助女功以布帛爲正女功皮裘爲助女功非謂男助
女也　傳纘繼至私之　正義曰纘繼功事皆釋詁文豵豣入私豣入公
則豣大豵小言其一歲三歲蓋相傳爲然無正文也大獸公之小獸
私之大司馬職文彼云小禽私之禽獸得通因經有獸故言獸也
箋其同至曰豵　正義曰大司馬云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仲夏教
茇舍遂以苗田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
皆因習兵而田獵也禮云仲冬此言二之日即是季冬也不用仲冬
者豳地晚寒故習兵晚也四時皆習兵而獨說冬獵者以取皮在
冬且大閱禮備故也豕生三日豵釋獸文箋既易傳不以豵爲一歲
之名則豣亦三歲之稱釋獸釋鹿與麕屬皆云絕有力麉豣箋意蓋
以麉爲鹿麕屬有力者也　五月至室處　正義曰言五月之時斯
螽之蟲搖動其股六月之中莎雞之蟲振訊其羽蟋蟀之蟲六月
居壁中至七月則在野田之中八月在堂宇之下九月則在室戶之
內至於十月則蟋蟀之蟲入於我之牀下此皆將寒有漸故三蟲應

節而變蟲既近人大寒將至故穹窒其室之孔穴熏鼠令出其窟
塞北出之嚮墐塗荆竹所織之戸使令室無隙孔寒氣不入豳人
又告妻子言己穹窒墐戸之意嗟乎我之婦與子我所以爲此者
曰爲改歲之後觱發栗烈大寒之時當入此室而居處以避寒
故爲此也　傳斯螽至訊之　正義曰斯螽蚣蝑釋蟲文又云螒
天雞樊光曰謂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李巡曰一名酸雞郭璞
曰一名莎雞又曰樗雞陸機疏曰莎雞如蝗而班色毛翅數重其
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
蒲錯是也　箋自七月至卒來　正義曰以入我牀下是自外而
入在野在宇在戸從遠而至於近故知皆謂蟋蟀也退蟋蟀之
文在十月之下者以人之牀下非蟲所當入故以蟲名附十月之下
所以婉其文也戸宇言在牀下言入者以牀在其上故變稱入也月
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從壁內出在野　傳穹窮至墐戸
正義曰穹窒釋言文以窒是塞故穹爲窮言窮盡塞其窟
穴也士虞禮云祝啓牖嚮注云嚮牖一名也明堂位注云嚮牖

正義曰窒塞釋言文以窒是塞故穹爲窮窮言窮盡塞其窟
穴也士虞禮云祝啓牖嚮注云嚮牖一名也明堂位注云嚮牖

屬此爲寒之備不塞南窻故云北出牖也備寒而云墐戶明是用
泥塗之故以墐爲塗也所以須塗者庶人蓽戶儒行注云蓽戶以
荆竹織門以其荆竹通風故泥之也　箋曰爲至功止　正義曰
月令云孟冬命有司閉塞而成冬此經穹窒墐戶文在十月之下
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云曰爲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爲
年之始故改正朔者以建子爲正歲亦莫止謂十月爲莫是過十
月則改歲乃大寒故言改歲之後方始入室若揔言一歲之事則
寒暑一周乃爲終歲寒氣未過是爲未終故上言無衣無褐不得
終歲謂度寒至春二者意小異也言入室者夏秋以來亦在此室
欲言避寒之意故云入此室耳非是別有室也從養蠶而至此時
一歲之女功止故告婦子令之入室避寒也　六月至農夫　正義曰此
鬱薁言食則葵菽及棗皆食之也但鬱薁生可食故以食言之葵菽
當亨煑乃食棗當剝擊取之各從所宜而言之其實皆是食也穫
稻作酒云以介眉壽主爲助養老人則農夫不得飲之其鬱薁葵
棗瓜瓠農夫老人皆得食之其荼樗云食我農夫則老人不食之

矣 傳鬱棣至豪眉 正義曰鬱棣屬者是唐棣之類屬也劉
禎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本草云
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生高山川谷或平田中五月時實
言一名棣則與棣相類故云棣屬蘡薁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
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
即鬱薁李即薁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薁也棗須就樹擊之
所以剝爲擊也春酒凍醪者醪是酒之別名此酒凍時釀之故稱
凍醪天官酒正辨三酒之物云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注云事
酒今之醳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清酒今之中
山冬釀接夏而成者然則春酒即彼三酒之中清酒也人年老者
必有豪毛秀出者故知眉謂豪眉也 箋介助至豳雅 正義曰
釋詁云介右也右助也展轉相訓是介爲助也鬱下及棗搃助
男功穫稻爲酒唯助養老故辨之以黍稷菽麥爲正男功果實
菜茹爲助男功非是女助男也 傳壺瓠至惡木 正義曰以壺
與食瓜連文則是可食之物故知壺爲瓠謂甘瓠可食就蔓又斷

菜茹爲助男功非是女助男也 傳壺瓠至惡木 正義曰以壺與食瓜連文則是可食之物故知壺爲瓠謂甘瓠可食就蔓斷

取而食之說文云叔拾也亦爲叔伯之字喪服注云苴麻之有蕡者也然則叔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樗唯堪爲薪故云惡木此經食瓜則斷瓠拾麻亦食之也荼以爲菜樗以爲薪各從所宜而立文耳下章納穀有麻在男功之正此說男功之助言叔苴者以麻九月初熟拾取以供羮菜其在田收穫者猶納倉以供常食也 九月至百穀 毛以爲此章說農夫作事之終故言九月之時築場於圃之中以治穀也十月之中納禾稼之所收穫者黍稷重穋禾麻菽麥之等納之於囷倉之中粟既納倉則農事畢了民嗟乎我農夫之等我之稼穡既巳積聚矣野中無事可以上入都邑之宅執治於宮中之事宮中所治當是何事即相謂云晝日爾當往取茅草夜中爾當作索綯以待明年蠶用也汝又當急其升上野廬之屋而脩治之以待耘耔之時所以止息以豳公又其始爲民播種百穀之故而祈祭社稷田事不久故豫脩廬舍美農人趨時也 鄭唯以乘爲治謂急治野屋爲異餘同 傳春夏至爲場 正義曰地官載師云場圃任園地注云圃樹果蓏

之屬季秋於中爲場樊圃謂之園然則園者外畔藩籬之名其
内之地種樹菜果則謂之圃蹂踐禾稼則謂之場故言春夏爲
圃秋冬爲場東山云町畽鹿場是謂蹂踐之名箋云種菜茹者
烝民云柔亦不茹茹者咀嚼之名以爲菜之别稱故書傳謂菜
爲茹　傳後孰至曰穋　正義曰後孰者先種之先孰者後種之
故天官内宰鄭司農云先種後孰謂之重後種先孰謂之穋
相傳爲然無正文也　箋納内至囷倉　正義曰宅在都田在野上
言場此言納故知納是治於場而内於倉也苗生既秀謂之禾種
殖諸穀名爲稼稼禾稼者苗幹之名此言納禾稼謂納於場但既言
治於場遂内於倉下句唯言既同不見納倉之事故箋連言之
耳禾稼禾麻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其
餘稻秫苽粱之輩皆名爲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
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此文所不見者明其皆納之也　箋既同至
功畢　正義曰既納囷倉已是聚矣言治宫中之事則是訓功爲
事經當云執於宫公本或公在宫上誤耳今定本云執宫功不爲

功畢 正義曰既納囷倉已是聚矣言治宮中之事則是訓功爲
事經當云執於宮公本或公在宮上誤耳今定本云執宮功不爲
公字於是男之野功畢宮内之事則未畢故入之執於宮功 傳
綯絞 正義曰釋言文李巡曰綯繩之絞也 傳乘升 正義曰乘
車是升其上則乘屋亦升其上故爲升也 箋亟急至公社 正
義曰亟急釋言文以民治屋不應直言升上而已故易傳以乘爲
治下句言其始播百穀則乘屋亦爲田事且上云塞向墐戶是都
邑之屋故知此所治屋者民治野廬之屋也播種百穀乃是明年
之事今於十月之中則是預有所營與播種者爲始與穀爲始不過
祈祭社稷故知其始播百穀祈來年百穀於公社治屋者民自治
之祭社者則公爲之祭非民祭也所以二句得相成者以民所以治
屋者見公家祭社爲祈來年播種百穀故民亦治屋爲來年鋤耘
而止舍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牲祀于公社及門閭
臘先祖五祀注云此周禮所謂蜡也天宗謂日月星辰大割大殺羣
牲割之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五祀門戶中霤竈行或言祈年
或言大割牲或言臘互文是十月之時爲民祈來年百穀也月令天
子之事故云祈於天宗此陳豳公之政故言公社以諸侯之事不

得祭天故也　二之日至無疆　毛以爲豳公教民二之日之時使人鑿
冰沖沖然三之日之時納于凌陰之中四之日其早朝獻黑羔於神
祭用韭菜而開之所以禦暑言先公之教寒暑有備也又九月之
時收縮萬物者是露爲霜也十月之中埽其場上粟麥盡皆畢
矣於是設兩樽之朋酒斯爲飲酒之饗禮其牲用犬若有大夫來
至則相命曰當殺羔羊尊大夫故特爲殺羊也乃升彼公堂序學
之上舉彼兕觥之爵以誓告衆人使無違於禮於是民慶豳公使
得萬年之壽無有疆境之時美先公禮教周備爲民所慶賀也鄭
以爲朋酒斯饗民事畢國君閒暇設朋輩之尊酒斯饗食勞羣臣
作大飲之禮曰殺羔羊以爲殽羞君羣臣皆升彼公堂之上有司乃
舉彼兕觥以誓君羣臣使無犯禮者君羣臣於是慶君使君萬壽無
疆餘同　傳冰盛至冰室　正義曰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
取而藏之注云腹堅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昭四年左傳說
藏冰之事云深山窮谷於是乎取之是於冰厚之時命取冰也左傳
言取冰於山耳此兼言林者　以山木曰林故連言之沖沖非貌非聲

藏冰之事云深山窮谷於是乎取之是於冰厚之時命取冰也左傳言取冰於山耳此兼言林者以山木曰林故連言之沖沖非貌非聲

故云鑿冰之意納於凌陰凌陰是藏冰之處故知爲冰室也案天官凌人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注云凌冰室也三之者爲消釋度也杜子春云三其凌者三倍其冰此言凌陰始得爲凌室彼直言凌此亦得爲凌室者凌冰一物既云斬冰而又云三其凌則是斬冰三倍多於凌室之所容故知三其凌者謂凌室不然鄭單言凌者止得爲冰體不得爲冰室也凌人十二月斬冰即以其月納之此言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即出之藏之既晚出之又早者鄭荅孫皓云豳土晚寒故可夏正月納冰夏二月仲春大蔟用事陽氣出地始温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言由寒晚得晚納冰依禮須早開故也月令孟春律中大蔟二月律中夾鍾言二月大蔟用事者以大蔟爲律夾鍾爲呂呂者助律宜氣律統其功故雖至二月猶云大蔟用事

箋古者至敎備　正義曰自於是乎用之以上皆昭四年左傳文彼說藏冰之事其末云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與此同故具引之釋天云北陸虛也西陸昴也孫炎曰陸中也北方之宿虛爲中也西方之宿昴爲中然則日在北陸謂日體在北方之中宿是建丑之月夏

之十二月也劉歆三統歷術十二月小寒節日在女八度大寒中日在
危一度是大寒前一日日猶在虛於此之時可藏冰也西陸朝覿而
出之謂日行已過於昴星在日之後早朝出見也三統術四月立夏
節日在畢十二度星去日半次然後見是立夏之日日去昴星之界
已十二度昴星得朝見也於此之時可出冰也祭司寒而藏之還
謂建丑之月祭主寒之神而藏此冰也獻羔而啓之謂建卯之月獻
羔以祭主寒之神開此冰也二月開冰公始用之未賜臣也至於夏初
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普用之乃是須賜臣下也
服虔云祿位謂大夫以上賓客食喪有祭祭祀是其普用之事
也服虔以西陸朝覿而出之謂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晨
見東方蟄蟲出矣故以是時出之給賓客喪祭之用服說如此知
鄭不與同者以鄭荅孫皓云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曰
夏班冰是也是鄭以西陸朝覿謂四月與服異也鄭意所以然者
以西陸爲昴爾雅正文西陸朝覿當爲昴星朝見不得爲奎星見
也故知出之爲四月賜非二月初開也傳下句別言祭司寒而藏之獻

以西陸爲昴爾雅正文西陸朝覿當爲昴星朝見不得爲奎星見
也故知出之爲四月賜非二月初開也傳下句别言祭司寒而藏之獻

羔而啓之乃謂十二月始藏之二月初開之耳傳言祭寒而藏之不言
司寒箋引彼文加司字者彼文上句云以享司寒下句重述其事略
其司字箋以經有藏冰獻羔二事故略引下句以當之不引上句
故取上句之意加司字以足之服虔云司寒司陰之神玄冥也將
藏冰致寒氣故祀其神鄭意或亦然也箋又引其出之以下者解
此藏冰之意言爲此須冰故藏之也傳文其出之也在司寒之上此
引之倒者以其不證經文故退令在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
先薦寢廟月令文也彼作鮮羔注云鮮當爲獻此已破引之證經
獻羔之事在二月也祭韭者蓋以時韭新出故用之王制云庶人
春薦韭亦以新物故薦之也周禮凌人之職夏班冰掌事秋刷天
官凌人文彼注云暑氣盛王以冰頒賜則主爲之刷清也秋涼冰
不用可以清除其室也案傳以啓之下云火出而畢賦又云火出於
夏爲三月則是三月頒冰周禮言夏頒冰者凡言時事揔舉天象
不可必以其月也以三月火始見四月則立夏時相接連以暑乃
賜之故當在於四月是火出之後故傳以[illegible]出言之上章蠶績裳

裘是備寒之事故此章又說藏冰是備暑之事言后稷先公
禮教備也以序言后稷故兼言也　傳肅縮至羔羊　正義曰肅音
近縮故肅爲縮也霜降收縮萬物言物乾而縮聚也月令季春行
冬令則草木皆肅注云肅謂枝葉縮栗亦謂縮聚乾燥之意也滌
器謂之滌則是淨義故爲埽也在場之功畢已入倉故滌埽其場朋
者輩類之言此言朋酒則酒有兩樽故言兩樽曰朋埽場是農人
之事則斯饗是民自飲酒故言饗禮者鄉人飲酒以狗爲牲大夫
與焉則加以羔羊言曰殺羔羊是鄉人見大夫而始發此言故稱
曰也鄉人飲酒而謂之饗者鄉飲酒禮尊事重故以饗言之譜說
用樂之事云饗賓或上取鄉飲酒注云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
進取是鄉飲酒之禮得稱饗也此鄉人用狗殺羊謂黨正飲酒地
官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一
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注云正齒位者爲民三時務
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鄉人雖
爲鄉大夫必來觀禮是鄉人飲酒有大夫與之也鄉飲酒禮自是三

年賓賢能之禮而黨正飲酒之禮亦與之同鄉飲酒經云尊兩壺於
房戶之間有玄酒是用兩樽也記云其牲狗注云狗取擇人是鄉人以
狗也王制云大夫無故不殺羊是行禮飲酒有故得用羊故云大夫
加以羔羊也此實黨正飲酒正有一黨之人傳言鄉人者以黨正飲
酒亦名鄉飲酒故也鄉飲酒義注云黨正飲酒而謂之鄉者州黨鄉
之屬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是解黨正飲酒得稱
鄉人之意也　箋十月至羣臣　正義曰箋以下云躋彼公堂是升君
之堂萬壽無疆是慶君之辭又鄉飲酒之禮用狗不用羊故易傳
以爲斯饗謂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也月令孟冬云是月也大
飲烝注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
謂之大飲別之於燕其禮亡烝謂有牲體謂爲俎引此詩十月滌
場以下云是豳頌大飲之詩是鄭以天子諸侯自有大饗羣臣之禮
故不爲鄉飲酒也言別於燕禮小於大飲燕禮尚設六尊此言朋酒
者設尊之法每兩尊並設故云朋耳非謂國君大飲唯兩尊也燕禮
云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公尊瓦大士尊兩圓壺是尊皆兩

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鄉人雖
爲鄉大夫必來觀禮是鄉人飲酒有大夫與之也鄉飲酒禮自是三

兩對設之也案燕禮記云其牲狗此大飲 於燕禮故用羊也 傳公堂至疆竟 正義曰傳以朋酒斯饗爲黨正飲酒之禮案黨正屬民而飲酒于序則公堂學校謂黨之序學也謂之公堂者以公法爲學故稱公耳天官酒正云凡爲公酒者注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是鄉人之事得稱公也兕觥者罰爵此無過可罰而云稱彼故知舉之以誓戒衆人使之不違禮疆是境之別名言年壽長遠無疆畔也定本境作竟 箋於饗至涵頌 正義曰箋以斯饗爲國君大飲之禮以正齒位故因是時而誓焉使君羣臣知長幼之序令之不犯禮也月令注云天子諸侯與君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則此公堂謂大學也知在大學亦正齒位者以國君大飲與黨正飲酒皆農隙而爲俱敎孝悌之道黨正於序學知國君於大學黨正飲酒爲正齒位知國君飲酒亦正齒位也

毛詩正義卷第十三

計一万八千五百三十四字

毛詩正義卷第十三

計一万八千五百三十四字

毛詩正義卷第十四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定

豳變風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鴟鴞四章章五句至鴟鴞焉　正義曰此鴟鴞詩者周公所作以救亂也毛以爲武王既崩周公攝政管蔡流言以毀周公又導武庚與淮夷叛而作亂將危周室周公東征而滅之以救周室之亂也於是之時成王仍惑管蔡之言未知周公之志疑其將簒心益不悦故公乃作詩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以貽遺成王名之曰鴟鴞焉經四章皆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鄭以爲武王崩後三年周公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周公乃避之出居於東都周公之屬黨與知將攝政者見公之出亦皆奔亡至明年乃爲成王所得此臣無罪而成王罪之罰殺無辜是爲國之亂政故周公作詩救止成王之亂於時成王未知周公有攝政成周

道之志多罪其屬黨故公乃爲詩言諸臣先祖有功不
宜誅絕之意以怡悅王心名之曰鴟鴞焉四章皆言不
宜誅殺屬臣之意定本貽作遺字則不得爲怡悅也
箋未知至之意　正義曰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
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
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
鴟鴞注云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盡
爲成王所得貽悅也周公傷其屬黨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
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貽王今豳風鴟鴞也鄭讀
辟爲避以居東爲避居於時周公未攝故以未知周公之志者謂
未知其欲攝政之意訓怡爲悅言周公作此詩欲以救諸臣悅
王意也毛雖不注此序不解尚書而首章傳云寧亡二子不
可毀我周室則此詩爲誅管蔡而作之此詩爲誅管蔡則罪
人斯得謂得管蔡也周公居東爲出征我之不辟欲以法誅
管蔡既誅管蔡然後作詩不得復名爲貽悅王心當訓貽爲

遺謂作此詩遺成王也公劉序云而獻是詩此云遺者獻者
卑奉於尊之辭遺者流傳致達之稱彼召公作詩奉以戒成
王此周公自述己意欲使遺傳至王非奉獻之故與彼異也
鴟鴞至閔斯 毛以爲周公既誅管蔡王意不悅故作詩以遺
王假言人取鴟鴞子者言鴟鴞鴟鴞其意如何乎其意言人
已取我子我意寧云此子無能留此子以毀我巢室以其巢室
積日累功作之攻堅故也以興周公之意如何乎其意言寧云管
蔡無能留管蔡以毀我周室以其周室自后稷以來世脩德教
有此王基篤厚堅固故也又言管蔡罪重不得不誅之意周
公言已甚愛此甚惜此二子但爲我稚子成王之病以此之故不
得不誅之也鄭以爲成王將誅周公之屬臣周公爲之詩言鴟鴞
之意如何乎言人既取我子幸無毀我室以其積日累功作之甚
苦故愛惜之不欲見其毀損以喻成王若誅此諸臣幸無絕其
官位奪其土地以其父祖勤勞乃得有此故愛惜之不欲見其
絕奪又言當此幼稚之子來取我子之時其鴟鴞之意殷勤於

此稚子稚子當哀閔之不欲毀其巢以喻言屬臣之先臣亦
㪽勤於此成王成王亦宜哀閔之不欲絕其官位土地此周公之
意實請屬臣之身但不敢正言其事故以官位土地爲辭耳
閔下斯字箋傳皆爲辭耳　傳鴟鴞至周室　正義曰鴟
鴞鸋鴂釋鳥文舍人曰鴟鴞一名鸋鴂也方言云自關而東謂
桑飛曰鸋鴂陸機疏云鴟鴞似黄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
秀爲窠以麻紩之如刺韈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
謂之鸋鴂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鸁關
西謂之桑飛或謂之韈雀或曰巧女無能毀我室者謂鴟鴞
之意唯能亡此子無能留此子以毀我室此鴟鴞非不愛子正謂
重其巢室也傳以此詩爲管蔡而作故云寧亡二子不可以毀
我周室於時殺管叔而放蔡叔故言寧亡二子　箋重言至
由然　正義曰人居謂之室鳥居謂之巢故云室猶巢也周
公言武王之喪謂崩後三年除喪服也成王不知其意多罪
其屬黨即金縢云罪人斯得是也此實無罪謂之罪人者金

縢注云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罪其屬黨言將罪之箋又言
若誅殺之明時實未如罪也以興爲取象鴟鴞之子宜喻屬臣
之身故以室喻官位土地也金縢於名之曰鴟鴞之下云王亦未
敢誚公是有誚公之意但未敢言耳故云王意欲誚公此之由
然其言由此詩也金縢注云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爲罪人言
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是欲誚公之意作此詩欲以怡悅王
心致使王意欲誚公乃是更益王忿而言以怡王者成王謂公將
簒故罪其屬臣公若實有簒心不敢爲臣諮請今作詩與王
言其屬臣無罪則知公不爲害事亦可明未悟故欲誚公既
悟自當喜悅與王之悟故作此詩是公意欲以怡悅王也王肅云
案經傳內外周公之黨具存成王無所誅殺橫造此言其非
一也設有所誅不救其無罪之死而請其官位土地緩其大而急
其細其非二也設已有誅不得云無罪其非三也馬昭云公黨
已誅請之無及故但言請子孫土地斯不然矣案鄭注金縢云
傷於屬臣無罪將死箋云若誅殺之前鄭意以屬臣雖爲

公音武王之喪謂崩後三年除喪服也成王不知其意多罪
其屬黨即金縢云罪人斯得是也此實無罪謂之罪人者金

王得罪猶未加刑馬昭之言非鄭旨也公以王怒猶盛未敢正言假以官位土地爲辭實欲與存其人非是緩大急細棄人求土鄭之此意亦何過也　傳恩愛至成王　正義曰有恩必相愛故以恩爲愛釋言云鞠稚也郭璞曰鞠一作毓是鬻爲稚也閔病釋詁文言鬻子之病則謂管蔡作亂病此鬻子故知鬻子成王也王肅云勤惜也周公非不愛惜此二子以其病此成王則傳意亦當以勤爲惜　箋鴟鴞至閔之　正義曰箋亦以此經爲興恩之言殷也以鴟鴞之意殷勤於稚子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成王假言鴟鴞之意愛惜巢室亦假言諸臣之先臣愛惜土地皆假爲之辭非實有言也箋云言取鴟鴞子者指稚子也則稚子謂巢下之民金縢注云鬻子斥成王斥者經辭喻尊猶言昊天斥王也　迨天至侮予　毛以爲自說作巢至苦言己及天之未陰雨之時剝彼桑根以纏緜其牖戶乃得成此室巢以喻先公先王亦世脩其德積其勤勞乃得成其王業致此王功甚難若是今汝下民管蔡之

屬何由或敢侮慢我周室而作亂乎故不得不誅之　鄭以
爲鴟鴞及天之未陰雨之時剝彼桑根以纏緜其牖戸乃得
有此室巢以喻諸臣之先臣及文武未定天下之時亦積日累
功乃得定此官位土地鴟鴞以勤勞之故惜此室巢今巢下
之民寧或敢侮慢我欲毀我巢室乎不欲見其毀損意欲
恚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甚惜此官位土地汝成王意何得絶
我官位奪我土地乎不欲見其絶奪意欲怨恨之言鴟鴞之
惜室巢猶先臣之惜官位土地鴟鴞欲恚怒巢下之人喻先
臣亦有恨於成王王勿得誅絶之　傳迨及至桑根
正義曰迨及釋言文徹即剝脫之義故爲剝也取彼桑土用
爲鳥巢明是桑根在上剝取其皮故知桑土即桑根也王
肅云鴟鴞及天之未陰雨剝取彼桑根以纏緜其戸牖以興
周室積累之艱苦也下經無傳但毛以此詩爲管蔡而作必
不得同鄭爲興王肅下經注云今者今周公時言先王致此大
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侮我周道謂管蔡之屬不可不

過絶以全周室傳意或然　箋我至至絶奪　正義曰箋以
此爲諸臣設請故亦爲與巢下之民將毀其室故意欲恚怒之
此是臣請於君而欲恚怒者鴟鴞之恚怒喻先臣之怨恨耳非
恚怒王也　予手至室家　毛以爲鴟鴞言己作巢之苦予手
撠挶其草予所捋者是荼之草也其室巢所用者皆是予
之所畜爲予手口盡病乃得成此室巢用免大鳥之難喻周
之先王亦勤勞經營乃得成此王業用免侵毀之患我先王
爲此室家勤苦若是管蔡之輩無道之人輕侮稚子弱寡
王室乃爲言曰我此稚子未有室家欲侵毀之故不可不誅殺
也　鄭以爲鴟鴞手口盡病以勤勞之故攻堅之故人不得
取其子假有取其子仍不得毀其室巢以喻諸臣之先臣
以勤勞之故經營之故王不得殺其子孫假使殺其子孫仍
不得奪其官位土地鴟鴞又言己所以勤勞爲此室巢者
曰予未有室家故勞力爲此是以今甚惜之喻屬臣之先臣
所以勤勞爲此功業者亦由未有官位土地故勤力得此

曰予未有室家故勞力爲此是以今甚惜之喻屬臣之先臣
所以勤勞爲此功業者亦由未有官位土地故勤力得此

是以今甚惜之王若殺此諸臣不得奪其官位土地也 傳拮
据至之難 正義曰說文云撠持撠挶謂以手爪挶持草也七
月傳云蓷爲萑此言萑苕謂蓷之秀穗也出其東門
箋云荼茅秀然則茅蓷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荼也租
訓始也物之初始必有爲之故云租爲也瘏病釋詁文經言予
口卒瘏直是口病而已而傳兼言手病者以經予手拮据言
手予所捋荼不言手則是用口也予所蓄租文承二者之下
則手口並兼之上既言手而口文未見故又言予口卒瘏言口病
明手亦病也且卒瘏謂盡病若唯口病不得言盡故知手口
俱病鴟鴞小鳥爲巢以自防故知求免大鳥之難也 傳謂
我未有室家 正義曰傳以曰者稱他人言曰則此句說彼作
亂之意曰予未有室家管蔡意謂我稚子未有室家之道
故輕侮之上章疾其輕侮故此章言其輕侮之意也曰者陳
其管蔡之言予者還周公自我也王肅云我爲室家之道至
勤苦而無道之人弱我稚子易我王室謂我未有室家之道

予羽至曉曉　毛以爲鴟鴞言作巢之苦予羽譙譙然而殺
予尾消消而弊手口既病羽尾殺弊乃有此室巢以喻先王
勤脩德業勞神竭力得成此王業鴟鴞又言室巢雖成以
所託枝條弱故予室今翹翹然而危又爲風雨之所漂摇此
巢將毀予是以維音之曉曉然而恐懼以喻王業雖成今
成王幼弱而爲凶人所振蕩周室將毀故周公言已亦曉曉然
而危懼由管蔡作亂使亙憂懼若此故不得不誅之意也
鄭殺弊盡同但所喻前者別喻屬臣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
子孫不肖使我家道危也又爲成王所漂摇將誅絕之我先臣
是以恐懼而告急也予維音曉曉喻告訴之意也
傳譙譙殺消消敝　正義曰此無正文也以此言鳥之羽尾疲勞
之狀故知爲殺弊也定本消消作脩脩也　傳翹翹危曉曉
懼　正義曰皆釋訓文王肅云言盡力勞病以成攻堅之巢而
爲風雨所漂摇則鳴音曉曉然而懼以言我周累世積德以
成篤固之國而爲凶人所振蕩則已亦曉曉而懼　東山四章

章十二句至東山乎　正義曰作東山詩者言周公東征也周公攝政元年東征三監淮夷之等於三年而歸勞此征歸之士莫不喜悅大夫美之而作是東山之詩經四章雖皆是勞辭而每章分別意異又歷序之一章言其完也謂歸士不與敵戰身體完全經云勿士行枚言無戰陳之事是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謂歸士在外妻思之也經說果贏等物令人憂思是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汝也謂歸士未反室家思望經說洒埽穹室以待征人是室家之望也四章樂男女得以及時也謂歸士將行新合昏禮經言倉庚于飛說其成婦之事是得其及時也周公之勞歸士所以殷勤如此者君子之於人謂役使人民序其民之情意而閔其勞苦之役所以喜悅此民也民有勞苦唯恐君上不知今序其情閔其勤勞則民皆喜悅忘其勞苦古人所謂悅以使民民忘其死者其唯此東山之詩乎言唯此東山之詩可以當忘其死之言也三年而歸雖出於經此三年之文而揔序四章非獨序彼一句也序所歷言不序章首四句以章首四

句皆同不得於一章詠之序其情而閔其勞其意足以兼之
矣歸士者從軍士卒周公親征與將率同苦以士卒微賤勞意
尤深故意主美勞歸士不言勞將率也悅以使民民忘其死是周
易兌卦彖辭文古之舊語此東山堪當之故云其唯東山乎
箋成王至詳之　正義曰金縢云天大雷電以風王與大夫盡弁
以啓金縢之書王執書以泣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
子其新迎注云新迎改往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於東與之歸尊
任之言自新而迎明是成王親迎之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
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注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
爲武庚監於殷國者也前流言於國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還攝
政懼誅因遂其惡開導淮夷與之俱叛此以居攝二年之時繫
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是三監淮夷叛周公東伐之事
也攝政元年即東征至三年而歸耳書序注云其攝二年時者
謂叛時在二年非二年始東征也時實周公獨行言相成王者彼
注云誅之者周公意也而言相成王者皆迎周公而來蔽巳解

矣意以成王蔽解故言相成王耳非與成王俱來也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曰四國管蔡商奄也此不言商奄者據書序之成文耳此序獨分別章意者周公於是志意伸本勞歸士之情丁寧委曲子夏美之而詳其事故分別章意而序之也　我徂至東下　毛以爲周公言我往之東山征伐四國慆慆然久不得歸既得歸矣我來自東方之時道上又遇零落之雨其濛濛然汝在軍之士久不得歸歸又遇雨是勞苦之甚周公既序歸士之情又復自言己意我在東方言曰歸之時我心則念西而悲何則管蔡有罪不得不誅誅殺兄弟慙見父母之廟故心念西而益悲傷又言歸士又勞在外幸得亡全汝雖制彼兵服裳衣而來得無事而歸又勞在軍無事於行陳銜枚言敵皆前定未嘗銜枚與戰也又言雖無戰陳實甚勞苦蜎蜎然者桑中之蠋蟲常久在桑野之中似有勞苦以興敦敦然彼獨宿之軍士亦常在車下而宿甚爲勞苦述其勤勞閔念之定本云勿士行枚本無銜字箋云初無行陳銜枚

注云誅之者周公意也而言相成王者自迎周公而來蔽巳解

之事定本是也　鄭唯我東曰歸二句言我軍士在東又不得
歸常言曰歸而不得歸我心則念西而悲言歸士思家而悲餘
同　箋此四至尤苦　正義曰此篇皆言序歸士之情而獨云
此四句者以此四句意皆同故特言之卒章之箋又云凡先著此
四句皆爲序歸士之情者以序分別章章意嫌此四句意亦不同
故言凡先著此四句明四章意皆同也　傳公族至之喪
正義曰辟法也謂以法得死罪文王世子云公族有死罪則磬于
甸人公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注云不於
市朝者隱之也甸人掌田野之官縣縊殺之曰磬素服於凶事
爲吉於吉事爲凶非喪服也倫謂親踈之比也不往弔爲位哭
之而已是其事也傳言此者解周公西悲之意以公族雖有死
罪猶是骨肉之親非徒己心自悲先神亦將悲之是將欲言歸
則念西而悲也　箋我在至而悲　正義曰箋以此爲勞歸士之
辭不宜言己意故易傳以爲此二句亦序歸士之情我軍士在
東山常曰歸言三年之內常思歸也冝士家室在西故知念西

辭不宜言己意故易傳以爲此二句亦序歸士之情我軍士在
東山常曰歸言三年之內常思歸也畱士家室在西故知念西

而悲孫毓云殺管叔在三年臨刑之時素服不舉至於歸時踰
年已久無緣西行而後始悲箋說爲長　傳枚微　正義曰枚微
者其物微細也大司馬陳大閱之禮教戰法云遂鼓銜枚而進
注云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是枚爲細
物也　箋勿猶至不陳　正義曰此言東征之事故知制彼裳衣
謂兵服也初無猶本無言雖是征伐本無行陳銜枚之事言
豫前自定不假戰鬬而服之也若前敵自定當應速耳而三年
始歸者以其叛國既多須圍守以服之故引春秋傳者莊八
年穀梁傳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
戰者不死此箋言善用兵者不陳常武箋云善戰者不陳皆與
彼異蓋鄭以義言之　傳蜎蜎至烝窴　正義曰釋蟲云蚅烏
蠋樊光引此詩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子云蟲似蠋言在桑
野知是桑蟲烝窴釋言文彼作塵　箋蠋至塵同　正義曰蠋
在桑野是其常處實非勞苦故云似有勞苦軍士獨宿
車下則實有勞苦故下箋云誠有勞苦以不實喻實者取

其在桑野在車下其事相類故也傳訓烝窴也故轉窴爲
久而釋詁云塵久也乃作塵字故箋辨之古者窴填塵三字音
同可假借而用之故也　傳果臝至螢火　正義曰釋草云果
臝之實括樓李巡曰括樓子名也孫炎曰齊人謂之天瓜本草云
括樓葉如瓜葉形兩兩相值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如
瓜瓣是也伊威委黍釋蟲文舍人曰伊威名委黍蠨蛸長踦釋蟲文舍人曰伊威名委黍
蠨蛸名長踦郭璞曰舊說伊威鼠婦之別名長踦小蜘蛛長
腳者俗呼爲喜子說文云委黍鼠婦也陸機疏云伊威一名委黍
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蠨蛸長踦一名
長腳荆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
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爲羅網居之是也鹿場者場是踐
地之處故知町畽是鹿之迹也熠燿者螢火之蟲飛而有光之貌
故云熠燿燐也又解燐體云燐螢火也釋蟲云螢火即炤舍人
曰螢火即夜飛有火蟲也本草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熠燿宷
諸文皆不言螢火爲燐淮南子云久血爲燐許慎云謂兵死之

血為鬼火然則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陳思王螢火論曰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為鬼火或謂之燐未為得也天陰沈數雨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然腐草木得溼而有光亦有明驗衆說並為螢火近得實矣然則毛以螢火為燐非也

鸛鳴至三年　毛以為上四句說歸士之情次四句說其妻思望之也思而不至閔其勞苦言有專專然繫綴於蔓者瓜也而其辦甚苦既繫綴於蔓似如勞苦而其辦又苦以喻君子繫屬於軍事是事苦也又憂軍事是心又苦也其苦如何衆軍士皆在析薪之役是其苦也君子既有此苦已久不得見之自我不見君子以來於今三年矣所以思之甚也鄭以烝為久言君子久在析薪之役餘同　傳垤螘至而喜　正義曰釋蟲云蚍蜉大螘小者螘舍人曰蚍蜉即大螘也小者即名螘也然則螘是小蚍蜉也此蟲穴處輂土為垤以避溼鸛鳥鳴於其上故知垤是螘塚也將欲陰雨水泉上潤故穴處者先知之是螘避溼而上塚鸛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陸機疏云鸛鸛雀也似鴻而大長頸

赤喙白身黑尾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望見人按
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竈一名阜裙又泥其
巢一傍爲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稍稍以食其鶵若殺其
子則一村致旱災 傳敦猶至又苦 正義曰敦是瓜之繫蔓之貌
故轉爲專言瓜繫於蔓專專然也烝衆釋詁文以瓜之苦喻
君子心內苦繫於蔓又似苦喻君子繫於軍是事苦故言心
苦事又苦即析薪是也 箋此又至裂同 正義曰此中傳心苦
事又苦之意也以軍之苦在久不在衆故易傳以烝爲塵訓之爲
久析薪是分裂之義不應作栗故辨之云古者聲栗裂同故
得借栗爲裂不是字誤故不云誤也 倉庚至之何 毛以爲
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序其男女及時以戲樂之言倉庚之鳥
往飛之時熠燿其羽甚鮮明也以興歸士之妻初昏之時其衣服
甚鮮明也是子往歸嫁之時所乘者皇其馬駁其馬言其車
服盛也其母親自結其衣之縭九種十種其威儀多也言其嫁
既及時而又威儀具足本其新來時則甚善矣但不知其久

時復如之何言本時甚好不知在後當然以否所以戲樂歸士之情也　鄭以倉庚爲記時言歸士之妻於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時而是子往歸嫁其新孔嘉謂本初日其新來之時則甚善不見已三年今其久矣不知今日如之何序其自東來歸未到家之時言以戲樂之餘同　箋倉庚至樂之　正義曰鄭以仲春爲昏月令仲春倉庚鳴序云樂男女得以及時故知作者以倉庚鳴爲嫁娶之候歸士始行之時以仲春新合昏禮也毛以秋冬爲昏此義必異於鄭宜以倉庚爲興王肅云倉庚羽翼鮮明以喻嫁者之盛飾是也然則不言及時者舉其嫁之得禮明亦及時可知也　傳黃白至曰駁

正義曰釋畜文舍人曰騂色名白駁也黃白色名曰皇也孫炎引此詩餘皆不解騂白之義案黃白曰皇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則騂白曰駁謂馬色有騂處有白處舍人言騂馬名白駁非也孫炎曰騂赤色也　傳縭婦至多儀　正義曰釋器云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孫炎曰褘帨巾也郭璞曰即今之香纓

也禕邪交絡帶繫於體因名爲禕緌繫也此女子旣嫁之所
著示繫屬於人義見禮記詩云親結其縭謂母送女重結
其所繫著以申解之說者以禕爲帨巾失之也母戒女禮施衿
結帨士昏禮文彼注云帨佩巾也不解衿之形象內則云婦事舅
姑衿纓綦屨注云衿猶結也婦人有衿纓示有繫屬也然則衿
謂纓也衿先不在身故言施帨則先以佩訖故結之而已傳引結
帨證此結縭則如孫炎之說亦以縭爲帨巾其意
異於郭也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皆佩容臭郭以縭
爲香纓云義見禮記謂此也案昏禮言結帨此言結縭則縭
當是帨非香纓也且未冠笄者佩容臭又不是示繫屬也郭
言非矣數從一而至於十則是數之小成舉九與十言其多威儀也
箋女嫁至之多　正義曰士昏禮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
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申
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是戒之
申之之事也引此者解母必親結之意言九又言十者喻其威

儀丁寧之多也斯干傳曰婦人質無威儀此言多威儀者婦
人無男子之禮揖讓周旋之儀耳其舉動威儀則多也
傳言父長之道　正義曰舊訓爲父也言父長之道理未知善
惡所以戲之　箋嘉善至戲之　正義曰箋以此序歸士之情當
樂以當時之事不宜言父長之道故易傳以爲新來時甚善
至今則父矣不知其如何以戲樂此歸士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至國焉　正義曰三章皆上二句惡四國下四句美周公經序倒
者經以由四國之惡而周公征之故先言四國之惡後言周公之德
序以此詩之作主美周公故先言美周公也　箋惡四至周公
正義曰案金縢流言者管叔及其羣弟耳今并言惡四國流
言毀周公者書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奄
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
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管蔡流言商奄即叛是同毀周
公故并言之地理志云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則薄姑非
奄君之名而云奄君薄姑者彼注云玄疑薄姑齊地名非奄

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是戒之
申之之事也引此者解毋必親結之意言九又言十者諭其威

君名是鄭不從也　既破至之將　毛以爲斧斨者生民之所用以喻禮義者亦國家之所用有人既破我家之斧又缺我家之斨損其斧斨是廢其家用其人是爲大罪以喻四國之君廢其禮義壞其國用其君是爲大罪不得不誅故周公於是東征之周公所以東征者是止誅其四國之君王是四國之民主爲四國之民被誘作亂周公不以爲罪而正之此周公哀矜於我之民人其德亦甚大故美之　鄭以爲有人既破我之斧又缺我之斨此二者是爲大罪以興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之道又損傷我成王此二者亦是爲大罪故周公東征之餘同

傳隋銎至之用　正義曰如傳此言則以破缺斧斨喻四國破毀禮義故王肅云今四國乃盡破其用故孫毓云猶甘誓説言毀壞其三正耳然則經言我斧我斨乃是家之斧斨爲他所破此四國自破禮義與他破斧斨不類而云我者此禮義天子所制此四國破天子禮義故云我孫毓云王者立制其諸侯受制於天子故言我傳意或然也　箋四國至大罪　正義

侯受制於天子故言我傳意或然也　箋四國至大罪　正義

曰箋以此詩美周公惡四國則是惡毀周公耳不宜遠言其人破毀禮義故易傳以爲破毀周公損傷成王孫毓云周公不失其聖成王本爲賢君四國叛逆安能破周公損成王乎斯不然矣當管蔡流言之後商奄叛逆之初王與周公莫之相信於時周室迫近危亡其爲毀損莫此之大何謂不能毀損若不能毀損自可不須征之誅此四國復何爲也且詩人疾其惡心故言鈌破豈待殺害王身然後爲損傷也　傳四國至皇匡　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成王既伐淮夷遂踐奄皆東征時事故四國是管蔡商奄知不數淮夷者以淮夷是淮水之上東方之夷耳此言四國謂諸夏之國故知不數之也書序皆云成王伐之此言周公東征者鄭於書序注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後至時復行然鄭意以爲伐時成王在焉故稱成王鄭以爲周公避居東都成王迎而反之攝政然後東征於時成王已信周公故可毋事一往毛無避居之義則東征之時成王猶有疑心不親詣周公而書序言成王者以周

公攝政耳成王則爲主君統臣功故言成王此則專美周公據論
實事故言周公東征也釋言云皇匡正也故傳以皇爲匡箋又
轉爲正　箋周公至而巳　正義曰此四國之君據書傳祿父管
叔皆見殺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止言徒之多少不知放之何處書
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注云踐讀曰翦翦滅也奄
既滅矣其君佞人不可復故欲徙之於齊地使服於大國是奄君
遷於齊也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者謂殺其身
執其家瀦其宮如此則言奄君見殺與序不同書傳非也
傳鑿屬曰錡　正義曰此與下傳云木屬曰銶皆未見其文
亦不審其狀　傳吪化　正義曰釋言文　傳遒固　正義曰
遒訓爲聚亦堅固之義故爲固也言使四國之民心堅固也箋以
爲不安故易之釋詁云遒斂聚也彼遒作揫音義同是遒得
爲斂言四國之民於是斂聚不流散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至
不知　正義曰作伐柯詩者美周公也毛以爲周公攝政東征四
國既定仍在東土已作鴟鴞之後未得雷風之前羣臣皆知

周公有成就周道之志而成王猶未知之故周大夫作詩美周公以刺朝廷之不知即經二章皆刺成王不知周公之辭鄭以爲周公避居東都三年之秋得雷風之後啓金縢之前王意稍悟欲迎周公而朝廷大夫猶有不知周公之志故周大夫作此詩以美周公刺彼朝廷大夫之不知也經二章皆言王當以禮迎周公刺彼羣臣不知之也　箋成王至刺之　正義曰箋知此篇之作在得雷風之後者若在雷風之前則王亦未悟若有所刺當刺於王何以獨刺朝廷若啓金縢之後則羣臣盡悟無可刺故知是旣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猶有疑志所以刺之也論語云其在朝廷祭義言孝悌達於朝廷皆斥君朝謂之朝廷則知此言朝廷亦是成王之朝所刺必有其人故知刺朝廷羣臣之中有不知周公之聖者也毛氏雖不注序推鴟鴞之傳必無避居之事周公初即攝政羣臣無有不知必不得同鄭刺羣臣也羣臣皆信周公唯有成王疑耳狼跋序云近則王不知此刺朝廷不知當亦刺成王不知王肅云朝廷斥成王孫毓云疑周公者成王也明周公者

國旣定仍在東土巳作鴟鴞之後未得雷風之前羣臣皆知

羣臣也書曰史與百執事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二公下至百
執事皆明周公如此復誰刺乎且夫朝廷人君所專未有稱羣臣
爲朝廷者漢魏稱人主或云國家或言朝廷古今同也曷以不言
刺成王刺成王當在雅此詩主美周公故在豳風是以略言刺朝
廷傳意或然雖刺成王與箋意異其所刺者亦在作鴟鴞之後得
雷風之前何則作鴟鴞之時周公親自喻王王猶不悟大夫未應
刺之若得雷風之後王意已漸開悟大夫不當刺王明所刺亦在
雷風之前王肅以爲旣作東山又追作此詩以刺王不知毛意然
否　伐柯至不得　毛以爲柯者爲家之器用禮者治國之所用
言欲伐柯以爲家用當如何乎非斧則不能以興欲取禮以治國
者當如之何乎非周公則不能言斧能伐柯得柯以爲家用喻周
公能行禮得禮以治國能執治國之禮者其唯周公耳又言取妻
如之何非媒則不得以興治國如之何非禮則不安以媒氏能用
禮故使媒則得妻以喻周公能用禮故任周公則國治刺王不知周
公而不任之也　鄭以爲伐柯之道非斧則不能唯斧乃能之言

公而不任之也　鄭以爲伐柯之道非斧則不能唯斧乃能之言

以類求其類喻王欲迎周公非賢不可往當使賢者先往亦以類
求其類取妻如之何非媒不得以媒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
道故使媒則得之以喻王欲迎周公當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
往以其能通二人之意故宜先使之言王當迎周公以刺朝廷之不
知也　傳柯斧至之柄　正義曰考工記車人云柯長三尺博三寸
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注云首六寸謂闕頭斧也
柯其柄也是斧柄大小之度斧喻周公柄喻禮義斧能伐得柯喻
周公能得禮柯所以供家用猶禮可以供國用故云禮義者治國
之柄是以柯喻禮則知斧喻周公雖以斧喻周公斧不能自伐得
柯必人執之是人與斧共喻周公也人執斧能伐柯既伐得柯人
又執柯以營家用喻周公能得禮既能得禮周公又能執禮以治
國以此美周公也王肅云能執治國家之斧柄其唯周公乎是喻
周公能執禮也　箋克能至先往　正義曰克能釋言文箋以下
云我覯之子謂得見周公則二章皆勸迎周公之事故易傳言以
類求其類喻使賢者先往也　傳媒所至不安　正義曰傳以下文

籩豆有踐籩豆禮器則此亦禮事故傳以上經與此皆喻禮也正
以媒爲興者媒所以用禮喻周公能用禮取妻不以媒則不能得
妻喻治國不用禮則不能安國言周公能用禮以安國而王不知故
刺之　箋媒者至先往　正義曰箋以媒者通傳二姓之言勸迎
周公而以媒爲喻故易傳言當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孫毓
云周公之思歸患成王之未悟耳王出郊而天雨反風禾則盡起
精誠感天而況於人乎何須賢者之先往也周公至聖見於未形
非如讎敵尚相阻疑何須問人重相曉喻乎鄭爲此說者以爲此
詩之作在雷風之後王實未迎周公致使朝臣尚惑假言迎意刺
彼未知言王以周公之聖欲其速反尚使賢者先行令人傳通其
意說周公宜還見疑者可刺耳非謂周公有疑須相曉喻也
伐柯至有踐　毛以爲伐柯之法其法則不遠喻治國之法其道
亦不遠何者執柯以伐柯比而視之舊柯短則如其短舊柯長則
如其長其法不在遠也以喻交接之法願於上交於下願於下事
於上其道亦不遠也言有禮君子恕以治國近取諸己不須遠求

於上其道亦不遠也言有禮君子恕以治國近取諸己不須遠求

能如是者唯周公耳我若得見是子周公觀其以禮治國則豆籩
禮器有踐然行列而次序矣禮事弘多不可徧舉言其籩豆有列
見禮法大行也　鄭以爲伐柯伐柯者其法則不遠舊柯足以法之
以喻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言衆人之心皆
知公須還也我王欲見是子周公當以饗燕之饌籩豆有踐然行
列以待之言王宜厚待周公刺彼不知者也　傳以其至遠求
正義曰此伐柯之則不遠求還近取法於柯以喻交人之道不遠
求還近取法於己故解不遠求之義以其所願於上接己則以所願
之事交於在己下者以其所願於下之事己則以所願之事事於己
之上者此皆近取諸己所謂不遠求詩意言此者以有禮君子能以
身恕物言周公能爲此也王肅云言有禮君子恕施而行所以治人
則不遠　箋伐柯至知之　正義曰箋以爲勸迎周公之辭故易
傳言不遠者人心足以知之中庸引此二句乃云執柯以伐柯睨
而視之猶以爲遠詩言其則不遠彼言猶以爲遠者以作者言
其不遠明有嫌遠之意故言猶以爲遠　傳踐行列貌　正義

曰以籩豆之器必行列陳之故以踐爲行列貌毛以爲此詩刺
王不知周公皆不言王迎之事必不得如鄭以籩豆之饌迎周公
也上句說恕以行禮則此當爲任用有禮之人則得禮事陳設籩
豆是行禮之器言籩豆有踐謂見其行禮也故王肅云我所見之
子能以禮治國踐行列之貌籩豆行禮之物也傳意或然　箋覯
見至說之　正義曰覯見釋詁文飲食之事聖人以之爲禮今勸
迎周公而言陳列籩豆是令王以此籩豆與周公饗燕　九罭四章
首章四句下三章章三句至不知　正義曰作九罭詩者美周公
也周大夫以刺朝廷之不知也此序與伐柯盡同則毛亦以爲刺
成王也周公既攝政而東征至三年罪人盡得但成王惑於流言
不悅周公所爲周公且止東方以待成王之召成王未悟不欲迎之
故周大夫作此詩以刺王經四章皆言周公不宜在東是刺王之事
鄭以爲周公避居東都三年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
朝廷羣臣猶有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志者及啓金縢之書
成王親迎周公反而居攝周大夫乃作此詩美周公追刺往前朝

廷君羣臣之不知也此詩當作在歸攝之後首章言周公不宜居東
王當以袞衣禮迎之所陳是未迎時事也二章三章陳往迎周公
之時告曉東人之辭卒章陳東都之人欲留周公是公反後之事
旣反之後朝廷無容不知序云美周公者則四章皆是也其言刺
朝廷之不知者唯首章耳　九罭至繡裳　毛以爲九罭之中魚
乃是鱒也魴也鱒魴是大魚處九罭之小網非其宜以興周公是
聖人處東方之小邑亦非其宜王何以不早迎之乎我成王若見是
子周公當以袞衣繡裳往見之刺王不知欲使王重禮見之　鄭以
爲設九罭之網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其器以喻用尊重之大
禮迎周公之大人是儗人各有其倫尊重之禮正謂上公之服王若
見是子周公當以袞衣繡裳往迎之　傳九罭至大魚　正義曰
釋器云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孫炎曰九罭謂魚之所入有
九囊也郭璞曰緵今之百囊網也釋魚有鱒魴樊光引此詩郭璞
云鱒似鯶子赤眼者江東人呼魴魚爲鯿陸機䟽云鱒似鯶魚而
鱗細於鯶赤眼然則百囊之網非小網而言得小魚之罟者以其

緵促網目能得小魚不謂網身小也驗今鱒魴非是大魚言大魚者以其雖非九罭密網此魚亦將不漏故言大耳非大於餘魚也傳以爲大者欲取大小爲喻王肅云以興下土小國不宜乆留聖人傳意或然　箋設九至其禮　正義曰箋解網之與魚大小不異於傳但不取大小爲喻耳以下句衮衣繡裳是禮之上服知此句當喻以禮往迎故易傳以取物各有其器喻迎周公當有禮　傳所以至卷龍　正義曰傳解詩言衮衣繡裳者是所以見公之服也畫龍於衣謂之衮故云衮衣卷龍　鴻飛至信處　毛以爲鴻者大鳥飛而循渚非其宜以喻周公聖人乆留東方亦非其宜王何以不迎之乎又告東方之人云我周公未得王迎之禮歸則無其住所故於汝東方信宿而處耳終不乆留於此告東方之人云公不乆留刺王不早迎鄭以爲鴻者大鳥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聖人不宜與凡人之輩共處東都及成王既悟親迎周公而東都之人欲周公即留於此故曉之曰公西歸若無所居則可於汝之所誠處耳今公歸則復位汝不得留之美周公所在見愛知東人

願留之　傳鴻不宜循渚　正義曰言不宜循渚者喻周公不宜處東毛無避居之義則是東征四國之後留住於東方不知其住所也王肅云以興周公大聖有定命之功不宜久處下土而不見禮迎箋爲喻亦同但以爲避居處東故云與凡人耳　傳周公至曰信　正義曰言周公未得王迎之禮也再宿曰信莊三年左傳文公未有所歸之時故於汝信處處汝下國周公居東歷年而曰信者言聖人不宜失其所也再宿於外猶以爲久故以近辭言之也　箋信誠至得留　正義曰釋詁云誠信也是信得爲誠也以卒章言無以公西歸是東人留公之辭故知此是告曉之辭既是告曉東人公既西歸不得遥信故易傳以信爲誠言公西歸而無所居則可誠處是東都也此章已陳告曉東人之辭卒章始陳東人留公之辭此詩美周公不宜處東既言不宜處東因論告曉東人之事既言告曉東人須見東人之意故卒章乃陳東人之辭　公歸不復　正義曰箋以爲避居則不復當謂不得復位毛以此爲東征則周公攝位久矣不得以不復位爲言也當訓復爲反王肅云

未得所以反之道傳意或然　是以至心悲兮　毛以爲首章言王見周公當以衮衣見之此章言王有衮衣而不以迎周公故大夫刺之言王是以有此衮衣兮但無以我公歸之道兮王意不悟故云無以歸道又言王當早迎周公無使我羣臣念周公而心悲兮鄭以爲此是東都之人欲留周公之辭言王是以有此衮衣兮王令齎來願即封周公於此無以我公西歸兮若以公歸我則思之王無使我思公而心悲兮　傳無與公歸之道　正義曰周公在東必待王迎乃歸成王未肯迎之故無與我公歸之道謂成王不與歸也　箋是東至西歸　正義曰箋以爲王欲迎周公而羣臣或有不知周公之志者故刺之雖臣不知而王必迎公不得言無與公歸之道故易傳以爲東都之人欲留周公之辭首章云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於時成王實以上公服往故東都之人即願以此衣封周公也　箋周公至至深　正義曰東都之人言己將悲故知是心悲念公也傳以爲刺王不知則心悲謂羣臣悲故王肅云公久不歸則我心悲是大夫作者言己悲也此經直

言悲本或心下有西衍字與東山相涉而誤耳定本無西字
狼跋二章章四句至其聖　正義曰作狼跋詩者美周公也毛以
爲周公於攝政之時其遠則四國流言謗毁周公言將不利於孺
子其近則成王不知其心謂周公實欲篡奪己位周公進退有難
如此卒誅除四國成就周道使天下太平而聖德著明故周大夫
作此詩美進退有難而能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皆言進退有難之
事美其不失聖者皆本其美周公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鄭以周公將
攝政時遠則四國流言而周公不惑不息攝政之心近則成王不知
而周公不怨不生忿懟之意卒得遂其心志成就周道是進有難
也及致政成王之後欲老而自退成王又留爲大師令輔弼左右是
退有難也如此進退有難而聖德著明終無愆過故周大夫美其不
失其聖也經二章皆云進退有難之事德音不瑕是不失聖也序稱
流言與王不知唯說進有難耳不言退有難者不失其聖之中可
以兼之矣　箋不失至著焉　正義曰序言不失其聖是揔美周
公之言故箋具述周公進退有難能使聖德著明之意以充之箋

以流言與王不知是一時之事不宜分爲進退經云公孫碩膚則是遜位之後故以流言與王不知爲進有難也旣遜而留爲大師是退有難也以此二者皆違周公之志是故俱名爲難進退有難爲終始無愆所以美其不失其聖也毛不注序必知異於鄭者傳以公孫爲成王則此經所陳無周公遜位之事不得以留爲大師當退有難也傳言進退有難須兩事充之明四國流言爲進有難王不知爲退有難能誅除四國攝政成功正是不失聖也　狼跋至几几　毛以爲狼之老者則頷下垂胡狼進前則躐其胡卻退則跲其尾是進退有難然猶不失其猛能殺傷禽獸以喻周公攝政之時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其志進退有難然猶不失其聖能成就周道所以進退有難而攝此政者欲待公孫成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履赤舄几几然盛服以行禮然後授之故也　鄭以爲老狼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不失其猛喻周公將欲攝政遭四國流言歸政成王王復留爲大師進退有難能不失其聖又美周公不失其聖之事言周公旣致太平乃遜遁避此成功

之大美復留在王朝爲大師之官履其赤舄爲其舄之飾几几然羙
其聖德故說其衣服也　傳跋躐至其猛　正義曰跋躐疐跲釋
言文李巡曰跋前行曰躐跲郤頓曰疐也說文云跋蹎丁千反跲躓
竹二反躓即疐也然則跋與疐皆是顛倒之類之跋爲躐者謂跋其胡而
倒躓耳老狼有故謂頷下垂胡進則躐其胡謂躐胡而前倒也退
則跲其尾謂郤頓而倒於尾上也跋胡言狼疐尾亦是狼也文不
可重故以載代之下章倒其文明跋上冝有載所以互相見也序
言周公遠近有難不失聖德故知此經說狼進退有難而不失猛
箋興者至玷缺　正義曰箋下言公孫則遜位之後故以進則躐
胡喻將欲攝政退則跲尾喻成王留之且周公人臣以居攝爲進
致政爲退取象爲安故易傳也　傳公孫至絇貌　正義曰傳以
雅稱曾孫皆是成王以其是豳公之孫也碩大釋詁文膚美小雅
廣訓文天官屨人掌王之服屨爲赤舄黑舄注云王吉服有九舄
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然則赤舄是爲之最
上故云人君之盛屨也屨人注云服屨者著服各有屨也複下曰

舄單下曰屨古人言屨以通於複今世言屨以通於單俗易語反然則屨舄對文有異散則相通故傳以屨言之士冠禮云玄端黑屨青絇繶純爵弁纁屨黑絇繶純純博寸注云絇之言拘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繶縫中紃也屨順裳色爵弁之屨以黑爲飾爵弁尊其屨飾以繢次云几几絇貌謂舄頭飾之貌以爵弁祭服之尊飾之如繢次屨色纁而絇用黑則冕服之舄必如繢次舄色赤則絇亦黑也王肅云言周公所以進退有難者以俟王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服盛服以行禮也　箋公周公至几几然

正義曰箋以上言公歸皆謂周公故以此公爲周公古之遜字借孫爲之春秋昭二十五年經言公孫於齊春秋之例內諱奔謂之遜言昭公遜遁而去位此周公亦遜遁去位故讀如彼文遜遁釋言文孫炎曰遁逃去也周公攝政七年遜遁避成功之大美尚書洛誥有其事書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是成王留之爲大師也上公九命得服袞冕故屨赤舄孫毓云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爲公孫者成王之去豳公又已遠

矣又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成王之大美乎公宜爲周公箋義爲長　傳瑕過　正義曰瑕者玉之病玉之有瑕猶人之有過故以瑕爲過箋言無可疵瑕者亦是玉病言周公終始皆善爲無疵瑕也

毛詩正義卷第十四　　計一万三千六百六十一字

